



嗜血瘋狂

作者：Kal-El Bogdanove



風在他的身後吹著。這是個好兆頭，象徵接著的滑翔將會很舒適。站在懸崖邊時，艾爾頓·摩斯感覺自己就像沐浴在天恩之中；他收縮著腳趾，讓乾燥的砂土鬆軟地溢出指縫，滑洩到下方的那一片虛無。

艾爾頓知道底下是有地面的。他曾經走過那裡，降落在那裡，還和一個可愛的本地女孩在那裡親熱過。但在像這樣的早晨，在陽光還碰觸不到峽谷底層的時刻，他喜歡想像那峽谷是一個無底洞，彷彿他正準備邁開腳步，去主宰那片和宇宙一樣無垠的黑暗深淵。

太陽還沒完全升起，但第一抹晨光已經從反射光芒的鈷藍色雲層間洩漏出來。對一個視力好的男孩來說，這樣的亮度已足夠他把環境看清。他最後一次檢查了皮帶和扣環，就像多年以前他父親教導他的一樣，然後跳了下去。

風的呼嘯鼓滿了滑翔器的雙翼。懸崖的頂部此刻一片金黃，彷彿永無止盡地向前延伸。那是一片沒有盡頭的斷崖之海，層層絕壁覆蓋起伏的峽谷，堆疊過乾枯的高原。那真是一幅無與倫比的壯麗地理奇景。

艾爾頓拉高滑翔翼，貼著峭壁在陽光下起伏飛掠，彷彿逆流而上的飛魚。學校、父母、選秀……甚至另一方的選秀，這些煩惱都被他拋諸腦後。那些全都是地面上的事。在這裡，風灌注他的胸肺，充盈他的滑翔翼，呼嘯在他的耳際。在這裡……他是自由的。

當他聽見那聲音時，四周除了呼嘯的風聲就只有一片寧靜。那是種微弱的噪音，來自遠方，但艾爾頓活了整整二十年都沒聽過這種彷彿能刺人骨髓的聲音。

嗒味哩——哩。

真是豈有此理。這片天空是他的。他應該能在這裡放空精神，清淨心思。他是深淵的主宰！但那聲音再一次響起，這一次更加大聲——

嗒哇哩——哩！

在他後面。艾爾頓伸長了脖子觀望，但太陽就在他後方，而在他幻想中已經與自己融為一體的那面巨大開展的滑翔翼，如今形成了一個令人難以忍受的盲點。這麼早的時間，到底還有什麼東西會和他一樣跑到這上面來？

嗒哇哩——哩！！

那惡夢般的聲音彷彿出自熱病引發的夢魘，屬於某種無名而古老的生物。他往峭壁方向俯衝，期盼自己會在墜落感中從床上驚醒，渾身冒汗，只能恍惚記得這地獄般的噪音。他真的很想看清楚是什麼發出這種聲音！

陰影越過了她的頭頂，他聽到皮翼狂暴振動的聲音，牙齒摩擦聲，和血肉一邊蠕動，一邊因期待而顫動的柔軟濕潤聲響。

終於看見牠時，艾爾頓發出尖叫。他看見了牠那恐怖的臉孔，滿是疤痕的夢魘般噁心巨口。而他的尖叫和那生物的恐怖嚎叫彷彿在空中融為了一體——

嗒哇哩——哩啾啾啾啾！

聲音迴盪著，直到尖牙撕碎了血肉，峽谷才重新恢復了寧靜。

* * *

「這鎮子需要觀光經濟。」

哈士欽鎮長一邊說，一邊切去昂貴雪茄的頂端。莉恩·夏隆禮貌性地點頭，心中卻想：老天啊，說得像我從沒聽過一樣。

莉恩感到疲倦又不舒服。被烈日曝曬而在後腰匯聚起來的汗珠，在空調開過頭的辦公室裡變得冰冷，同時，她從罪犯那裡奪下的那一袋沈重的黑市針劑，正把她閃亮的星型警徽的

兩個尖端壓進胸口。肉體的不快都在這時候湊到一起了。鎮長繼續他的開場白。彷彿在魁加達當了四年警長，加上在那之前擔任警長女兒的二十五年時間，都不足以讓莉恩了解其他世界的人來到丘司這顆多岩小衛星的唯一原因，就是為了找機會跳下那壯觀的峽谷，滑翔在那清爽的沙漠高空。

對滑翔翼的狂熱份子來說，丘司就像一頂皇冠，而魁加達就是冠上的珠寶；在某片史前的汪洋消失之後，這裡就成為整個星域都難得一見的傳奇峽谷和壯闊岩層的家鄉。

莉恩的主要工作就是為觀光客消除與這完美觀光休閒形象不合的一切東西。有時候，那代表著她得追趕一名黑市藥劑販子，直到在阿茲洛普的滑翔翼店後面將他撲倒在地。就像她今天做的一樣。

大多數時間，她的工作是填填超速罰單，寫寫醉酒鬧事的記錄，嚇跑爬到礦泉那裡偷喝私釀劣酒的青少年。這是份不錯的工作，也是莉恩相當擅長的工作。她不知道身為女孩的自己，為什麼不害怕和那些看似兇神惡煞的男人大眼瞪小眼，但她就是不怕。或許她天生就是如此。或許祖上五代皆投身城鎮秩序維護工作的家族歷史，將這種特徵遺傳了下來。不管是什麼原因，只要管用就好。

鎮長還在做總結，應該不會太快結束。當副警長通知她，他們正在跟監的黑市販子有所行動時，莉恩才剛咬了兩口雞蛋沙拉三明治。雞蛋沙拉是他的最愛，就算裡面用的是卡拉克陸行鳥的蛋而不是雞蛋；但吃飯的時間始終如此倉促。

「是的，先生，我們都很高興能非常順利地解決這件事。」

「不，先生，我不覺得有任何實質毒品交易來到魁加達的跡象。」

「不先生，我不覺得從加茲特來的某個人有能力搞清楚。」

狗屁。

當她走出冰涼、陰暗的鎮長辦公室時，暑氣像拳頭打在身上一樣迎面而來。她開著她破舊裝甲車到了現場，再從現場開到拘留所，但在與鎮長碰面前換乘了巡邏車，因為她知道鎮長肯定不樂於看到裝甲車那被泥巴玷污的門和安裝在車上的老舊槍砲出現在整潔乾淨的商業區裡。若是離開了這個區域，這種巡邏車或許連我碰上的第一條溪谷都開不過去。她上車時這樣想。

她開出了兩條街，經過三間冰淇淋店、一間手工家具店、一間手製起司店和一間專賣「正宗神族鷹嘴豆醬」（莉恩知道這是鬼扯，因為神民根本沒有嘴巴！）的店鋪。接著，電話聲響起了。

「我是夏隆。」莉恩點擊了視訊螢幕，然後說。莉塔和藹可親的臉孔在螢幕上顯現出來，莉塔是她手下兩名副警長之一。

「嘿，莉恩。北境出租店的朵莉·賈雷茲和我聯絡。他們似乎發生了什麼奇怪的意外。她顯得很激動。」

莉恩的腸胃一陣翻攪。很諷刺的是，莉恩唯一害怕的東西就是這鎮子名聞遐邇的鬼峽谷。

花點小錢，你也能爬上絕壁一躍而下，滑翔過丘司上最美麗的峽谷。就讓他們享受去吧，莉恩這樣想著。呸。

她壓抑住心裡輕微的恐懼感，將車子一百八十度迴轉。「謝了，小莉。我會過去看看。若是因為哪個有錢傢伙在天上晃的時候把自己給弄死了，妳能想像哈士欽抓狂的情況嗎？我不覺得我有能力在一天內承受他『這個鎮需要觀光經濟』的演說兩次。」

「祝妳好運了，警長。」

* * *

滑翔翼已經破碎不堪，但屍體的情況更糟。實在是糟透了。朵莉·賈雷茲整個人心煩意亂，所以由滑翔翼技師蒂姆·弗雷克帶莉恩延著迂迴的保養小路前往殘骸的所在地。

莉恩感覺之前咬的那兩口卡拉克蛋在胃裡翻攪著。她想將這種不適歸咎於屍體，但實際上是因為一公尺開外的那處絕壁。還有那聳立的峭壁。莉恩從來都無法理解，*人們到底是怎麼爬到這種東西頂上的？*

她矮下身子，檢查屍體胸前的巨大傷口。屍體經過多次翻滾碰撞，但主要的致命傷顯然是胸部的巨大穿刺傷。

「老天啊，蒂姆。沒有人看到發生什麼事嗎？」

「艾爾頓·摩斯是個常客。有錢的孩子。是大學橄欖球的明星球員。他本來是今年的選秀明星。聽說隕石隊和老虎隊已經在檯面下為他打了一整個月的出價大戰。」

莉恩看著那扭曲的身體。*再也不能長傳、倒灌啤酒或追求美麗的女同學了。再也無法達陣得分。實在有夠可惜。*

弗雷克繼續說，「這整個區域他都滑翔過。打從還是小毛孩的時候，他就連著好幾個夏天和他老爸一起過來這裡。該死，朵莉還在桌上放了個他的簽名球。艾爾頓好幾年前就不需要嚮導了。他一大清早就從度假村爬上來這裡……要不是看見空的裝備架，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已經跑去飛滑翔翼了。」

「你的滑翔經驗很豐富。你看起來是怎麼回事？」莉恩這樣問，一邊從上衣口袋裡掏出筆，小心翼翼地舉起屍體的一個肢體。

「如果制馭器出了問題，又到像澤夫 3 號星上那樣強烈的亂流，他就有可能會撞到岩石上。翻滾中的碰撞或許會造成滑翔翼上的損傷，骨折，還有一些較淺的傷口。但我從沒見過因為墜落而造成那樣子的傷口。」

「還有，血到哪去了？」莉恩說。「就算他是在別處撞傷，流了一陣子的血，這裡也該有滲血才對。至少會有點血跡。但都沒有。」

「看來有某種東西像吸果汁袋一樣把他給吸乾了。」弗雷克抓著他因為多年戶外生活而曬成古銅色的光禿前額。「或許是屍體被詭蝠給發現了——」

「得有一大群的詭蝠才能把這樣的大塊頭給吸乾。而且，除非他是在月落之前出來這裡……」

*從所有的癥狀看來，這個麻煩大了。*莉恩心裡想著，弗雷克同意了她沒有說出口的想法。

「警長……我只進過部隊一次，那時都是在進行空降訓練。我從沒見過活生生的異種。但我看過基本的教育影片，在影片裡，我只看見一種生物有能力造成這樣的傷口……」

所有的癥狀，莉恩默默想著。「你被徵召的時候，有用過任何種類的武器嗎？」

「我曾經用過突擊散彈槍。一支 SR-8 型的。在我週末打獵的時候把一隻鬣豬打得連腸子都噴出來。」

「你在帶團遊覽時最好帶著那玩意。」莉恩這樣說，轉移重心並站起身來，避開那死去孩子的屍臭味。

「妳覺得是外星生物嗎？」弗雷克問。

「我怎麼想不重要。」莉恩說，眼光從峽谷上移開。「重要的是要能讓哈士欽相信這是什麼造成的。」

* * *

「當然不行。」

鎮長的表情從蠟白變得微紅。當其他人每過十年就有去找醫生治療皮膚癌的可能性時，他到底是怎麼保持蒼白的？莉恩暗自懷疑。

「在就職日的週末關閉峽谷？那還不如把金庫一把火燒掉算了。『峽谷裡有飛螳』，可笑！丘司這邊有什麼能引起蟲族興趣的東西？」

「或許是『麻煩時期』留下的幾隻。」莉恩很討厭當地人用來婉轉形容那場事件的詞彙。其他地區就只是單純稱之為「那場戰爭」。

莉恩知道相對來說，丘司沒有在戰爭中付出什麼代價。軍隊在沙漠裡設了一處中途站，和蟲族之間發生了幾次會戰。整個設施就大約支撐了一個月。那還是在這衛星的另一邊；魁加達唯一的損失就是她的父親。

他們什麼也沒失去，而她失去了最重要的東西，因此當地人婉轉避談那起事件的作法讓她很厭煩。她經常會故意直話直說來獲得滿足，但今天她已經不想再花力氣跟市長糾纏下去了。

「胡扯。那些麻煩發生在賓貝頓那麼遠的地方！整整三隊的陸戰隊員掃蕩了這顆衛星，花了不少的本市預算。丘司是有保證的度假勝地。」

莉恩深深呼吸一口，好讓自己不會把他掐死。「我不是專家，但他們說飛螳比其他蟲族更像蟲子。牠們會前往蟲群要牠們去的任何地方，但有時候牠們會跑到牠們小蟲腦子喜歡的地方去。」

「我不會因為一次滑翔翼事故就把食物從我選民的嘴裡抽走。人們來到這裡時都簽過切結書的。聯絡他的家人，給他弄個冷凍櫃。討論就到此為止了。」

* * *

事情並沒有結束。兩天之後，又有三個人死亡。一整個家庭的人在空中遭到襲擊。莉恩從可憐的蒂姆·弗雷克那裡聽到這個消息，當時他正痛苦地喘息著，手臂被腐蝕性的血液侵蝕得殘破不堪。他把突擊散彈槍給帶來了，也發射了出去，但他沒有想到自己發射時，不該站在那東西的下方。

與大氣接觸後，飛螳的血會變得極端具腐蝕性，莉恩這樣想著。自從那晚，她發現她無法說服那死腦筋的鎮長之後，她就一直在超速網上查資料。相關資訊出奇的少，但在莉塔進來換早班並把她趕回家之前，她讀到了這份資訊。

哈士欽鎮長進入房間後就沒有說過一句話。他的臉色從蒼白轉為鐵青了。他看向各個方向，就是不敢看弗雷克。

「就這樣突然飛撲到他們身上。天啊，莉恩。突然飛撲到他們身上！」弗雷克呻吟著。

「你已經盡力了，蒂姆。我該在那裡的。」

或許我真的該上去的，莉恩這樣想，但我又能做些什麼呢？在那該死的峽谷上和飛天怪物戰鬥，誰知道呢。

貝利醫生給了弗雷克注射了一些東西，讓他毫無痛苦地昏迷過去了。趁貝利醫生用雷射將他的手臂切除乾淨時，莉恩轉向哈士欽。

「我們兩個最好去散個步。」

在外頭，清新透徹的空氣將貝利那場小手術的腐蝕氣味一掃而空，莉恩感謝地吸著這空氣。哈士欽喘著氣，彷彿剛跑完五千公尺似的。

「我需要在一小時內和史威連絡上。不是今晚，也不是明天早上。一小時之內。」莉恩說。

哈士欽用力點頭，幾乎連頭都要點下來。莉恩繼續說，「他是我們天殺的自治聯盟代表。他最好做好開始工作的準備。」

* * *

莉恩覺得，做為丘司的外交代表，「史威」可說是最不恰當的名字了。他大概實現了當初政見的百分之五——這還是單指魁加達的部份；是他為丘司最富裕城鎮所做的表現。若是澤布，十公里西邊那個大多數基層勞工居住的農場式村莊，莉恩根本不敢妄想他能替他們做什麼政績。

但莉恩強調了眼前情況是多麼生死交關，而史威承諾隔天一早派船送來自治聯盟的支援。這樣的支援算不上快。當晚，另一次襲擊在距離城鎮更近的地方發生。

莉恩不該相信史威的。當那名弱不禁風的書蟲穿著羊毛運動外套（在丘司的夏天穿羊毛！）下船並和她打招呼時，她真的把身子往左傾，看看她要求的神箭手飛彈是不是藏在那書獃子身後的貨箱裡。

「妳肯定就是警長夏隆。」他這樣說，然後停頓了一下。「警長夏隆。」他安靜地咀嚼了一下這個名字。「有一點難唸。」然後，像是對她的名字很滿意似的，他伸出一隻手。

「布萊德·張伯倫。特殊研究部隊。我聽說妳遇到了關於飛螳的小問題，對吧？」

莉恩按捺住大叫的衝動。「這可不是小問題。我不是針對你，但老實說，我本來比較期待你是一大堆的地對空飛彈。」

「真的嗎？我很抱歉，警長；在特研隊裡，他們不太告訴我們資訊……呢，我能不能麻煩妳，在有空調的地方繼續我們的對話？我好像還沒準備好面對你們這顆衛星的熱度。」

* * *

「你是研究飛螳的專家？」

他們來到龍舌蘭俱樂部，遠遠地看著高球比賽。這裡距離星際港很近，而且有空調，這裡的雞蛋沙拉三明治也是莉恩很喜歡的。用的是進口的真雞蛋。一般來說，她的薪水不足以應付在這裡消費，但既然是公務午餐……

張伯倫笑了，是一種禮貌性的學院式傻笑。「如果真有所謂的飛螳專家存在，我想我就算是吧。牠們是出了名難以研究的生物。」

我的天啊。莉恩在腦海裡模仿著母親的口氣，心裡一點也不在乎。「但你能幫我們解決飛螳的問題……」

「長期來說，或許可以吧。要知道，飛螳之所以是這麼難解的謎，就是因為幾乎沒辦法對牠們做徹底的物理性檢查。飛螳體內充滿了黏液，一旦外部裝甲遭到破壞，黏液會變成一種氰銻酸化合物。基本上，在有機會詳細查看之前，牠們早就已經自我分解了。」

「很好。我要怎麼讓牠們自我分解？」莉恩問。

張伯倫聳聳肩。「摧毀牠。」

「所以你對於如何殺死飛螳的專業建議就是『殺死牠們』。大博士——」

「叫我『教授』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怎麼找到牠們。外面搞不好有十隻那種東西——」

「喔，老天，不。」

莉恩快要失去耐心了。「是的。我看了北境那邊的監視影片，至少有五隻——」

「不，妳誤會了。我想跟妳說的是，如果妳在幾天內看見由五隻飛螳組成的狩獵隊伍在同一地點出現兩次，那在該地點方圓 120 公里之內肯定有個螺旋塔。」

「螺旋塔？」

「飛螳的巢穴。警長。妳要面對的大約是六十隻或更多。」

莉恩感覺胃部開始像平常想起懸崖時一樣翻攪起來。「六十隻？有六十隻飛螳準備好拿我的鎮子來當點心，他們卻只派一個你來？像你這樣——別介意——看起來連槍都沒摸過的一個傢伙。」

「不介意。實際上我還蠻為此驕傲的。」

「對不起。我得去向其他地方求助。」莉恩嘆了口氣。

「如果妳打算摧毀住有六十隻飛螳的螺旋塔，求助是應該的。如果牠們已經開始攻擊人類，那代表當地的野生獵物已經耗盡了。情況只會越來越糟。希望妳能讓我留下來研究妳們這緊急的困境。有能力的話我會幫忙。我很清楚這些生物有多危險。」

「謝了，博士。」

「是教授，」他愉快地回答，然後咬了口他的西班牙煎蛋。

(是卡拉克陸行鳥蛋，儘管調味料多得根本吃不出來。)

莉恩低頭盯著她的雞蛋沙拉。在多出五十五隻飛螳之前，它看起來是這麼的美味誘人。

該死，莉恩心想。

* * *

「六十隻？」莉塔問。

經過和哈士欽與諸位鎮創始人的漫長會議討論，莉恩回到辦公室，發現莉塔已經按照她的要求完成重要公告。*知道有人可以依靠的感覺真好*，莉塔默默想著。

莉恩從腰間取下手槍，丟進桌子的抽屜，大刺刺地倒在她好友兼副警長身邊的椅子裡。

「張伯倫說牠們可能從戰爭時就留在這裡，靠峽谷深處的詭蝠或其他有的沒的維生。我想他可能是對的。戰鬥發生時，我們正好深陷雨季。你知道詭蝠的數量每五年左右就會那樣大爆發一次。但我們過去這兩年都是旱季……」

莉恩的話聲漸低，最後嘆了口氣。*該死的天氣。如果我是個氣象學家，或許還比較能保護這座城鎮。*

莉塔看著她，等她繼續說下去。

「總之，他說如果我們待在室內，遠離峽谷，我們還有幾週的安全時間。但按照牠們向外擴張的速度……我們得疏散崖邊旅館。」

「天啊，哈士欽肯定坐立難安。幾週後會發生什麼事？」

莉恩攤了攤手。「我們需要火力。自治聯盟的用處就跟船底開的洞差不多。他們不會承認他們的掃蕩隊搞砸了。我們需要傭兵。但一旦讓傭兵進入這樣的鎮子，妳就再也沒辦法趕走他們。」

「就算有妳這麼悍的警長也沒辦法，莉恩？」莉塔眨了眨眼說。

莉恩咧嘴笑了，把臉轉向她的朋友。「就算是我。」

當莉恩成為她父親底下最菜的一名副警長時，莉塔還是個在龍舌蘭俱樂部送三明治上桌的放暑假小鬼，一邊累積她的信託基金，一邊把傍晚時間全部投入滑翔活動。

她們相遇時，莉塔剛好被牽扯進兩個日用品商人的醉酒打架裡。莉恩和老艾可·波斯夸特則是前來處理的執法人員。

莉塔是上流貴族的孩子，她的父母寧願自己的小女兒是個交際舞名媛，而不是某個曲棍球隊的超級選手。莉恩則被一個似乎從沒注意到自己生的是女兒並不是兒子的鐵面警長養大。

這兩個女孩是奇妙的天生一對：莉塔的外表優雅，有著火焰般長鬚髮和橄欖色皮膚，而不拘小節的莉恩有著一頭金髮，她自己覺得看起來像是刷洗過度的床單，還有不管怎麼曬都一直變不了古銅色的淡色皮膚。

但她們立刻成了親密好友。那些年，莉恩和莉塔從男人那裡聽了無數個關於「莉莉二人組」的笑話。漸漸地，兩人也接受了這樣的綽號。

當莉塔父母的忍耐終於到了極限，莉恩和她父親接納了莉塔，為她在那小小的執法機關裡謀了一份職位。

老夏隆警長過世時，是莉塔引領莉恩走過那黑暗的時光。

當莉塔全家被入侵的蟲族屠殺殆盡，不需要任何人提醒，莉恩用同樣的方式回報了莉塔的恩情。

當莉塔五歲的表弟賈斯伯被送到他最後一名親人的門階上，莉恩挺身而出，幫助她的好友撫養他長大。

和普通丘司女孩一樣，莉恩和許多英俊的暑休小伙子打過交道，但沒有人真正留下。留下的只有莉塔，比姊妹還親的莉塔。還有賈斯伯，莉恩養育他的方式不像她父親把她當兒子般教育；但，就像她父親一樣，莉恩似乎也從來沒注意到這點。這是個奇怪的小家庭，一名孤兒和兩位女執法人員，但這就是莉恩擁有的一切。

「你的朋友帕利怎麼樣？」莉塔問。「他不是幹傭兵的嗎。」

「小莉，他是雷諾突擊隊的人。他們可不會一通電話，到府除蟲。」

莉塔安靜了一會兒。

「小莉？」莉恩遲疑了。「讓賈斯伯在室內待幾天，租些全像影片之類的。」

莉恩在昏暗的檯燈光線裡看見莉塔點了點頭。他們沉默地坐在那裡，琢磨著。然後，當莉恩打算告別回去睡覺時，莉塔點了點頭。「我剛剛在想，或許他會有什麼人選。他在外頭世界有人脈。」

* * *

「嚇死人喔，是萊特·夏隆的小女兒。別來無恙啊，警長？」

「別鬼扯了，帕利。我們這裡有點麻煩。是飛螳。」莉恩這樣說，一邊看著螢幕因為電腦在運行用來強化海伯利昂通話訊號的解譯矩陣而發出閃動。

「飛螳？」

「只在我們這區域裡，帕利，至少目前還是。但崖邊旅館恐怕會有點麻煩。」帕利的家人，包括已經退休的老艾可·波斯夸特，全都住在丘司另一邊的寶貝頓。莉恩知道他最關心的就是他家人的安全，其次就是在他離家參戰前，在魁加達峽谷設計的那間面對懸崖的旅館。

她解釋了詳細情況，帕利凝重地聆聽。正是這種專注力讓他成為她父親的最好朋友。當她說完時，他躺回那張位於好幾光年外的椅子，呼出一口長長的氣。

「我知道一位戰士或許，是或許，有辦法幫助妳。如果妳同意，我會在斷線後立刻與他聯絡。但我得警告妳，莉恩：若妳決定找這個人來殺蟲子，他會一古腦地去殺。直到把每一隻都殺死。若是有什麼擋了他的路，他恐怕會直接碾壓過去。妳聽懂了嗎？」帕利湊近鏡頭，強調地說。

「聽起來就像天使一樣，帕利。」

「很好。那男人的名字叫布瑞格·蕭。他大約星期五會抵達。」

* * *

布瑞格·蕭在週三晚間乘著一架搖搖晃晃的運輸機來到魁加達。莉恩幾乎有點為自己的主意後悔。哈士欽也是一副聞到討厭味道的表情。但他們沒有多少選擇。自從莉恩和帕利結束通訊，又發生了兩起死亡事件，整座鎮都繃緊了神經。

當飛揚的塵土落地，他們進入停機棚和他們的傭兵碰面。

蕭是個看起來乖戾、乾癟削瘦的男人，全身都是顯眼的疤痕，彷彿他是被某個技術極不熟練的雕刻師給鑿出來的雕像一般。他用深沉的雙眼斜視眾人。

「妳就是女警長？」他用猶如鏈鋸一般粗糙的聲音問。

「卡特莉恩·夏隆。」

我不喜歡他，莉恩在心裡想著。莉塔會說那是因為她不喜歡大多數的人。莉恩覺得這樣說真是太不公平了——至少，她喜歡有用的人。無所謂，如果蕭能夠完成工作，莉恩很快就會和他熱絡起來的。

「所以你就是負責政治的。」蕭繼續說，打量著哈士欽。

哈士欽的笑容苦澀得好像他拿起甜甜圈咬了一口，吃到的卻是肥皂。

「然後你們有飛螳的問題希望我來收拾。我願意幹。三萬資金，加上我裝備的維護費用。你們就能拿回你們的領空。」

「你有辦法處理這件事？」莉恩問。

「當然可以。」

「不幸的是，呃，蕭先生，光說服我們還不夠。」哈士欽找到了時機開口。清了清喉嚨之後，他繼續說，「這麼大的開銷得經過市議員們的批准。港口的利迪知道你來的消息後，我們就召開了緊急會議。我們聚集在市政廳……」

蕭乾笑了一聲，但莉恩注意到，他的眼裡並沒有笑意。他的聲音就像待機的引擎一樣平靜。

「死了五個人，而你們擔心的是市議員——」

「六個人。」莉恩插嘴說。

蕭應了一聲。「啊？」

「死了六個人。你在路上時，我們又失去了兩個人。」

「你們那該死的市政廳在哪？」他低吼著說，鏈鋸般聲音裡的又響了起來。

「綠色中心，就在主要幹道上。我可以用巡邏車送你。」

「巡邏車就免了。」他轉身走進他的船。

莉恩手足無措地看了哈士欽一眼。*得是個多大的混球才能讓我和我的老闆站到同一邊？*她心裡想著。

運輸機裡面傳來一種刺耳的摩擦聲。巨大的貨櫃門緩緩打了開來。

門完全敞開之後，莉恩突然不再那麼擔心蕭的能力了。

從運輸機上，走出一架莉恩這輩子見過最致命的巨人，駕駛員正是蕭。在機體側面，雕刻著這臺機甲的名字：*電蠅拍一號*。

實際上，莉恩從來沒有親眼見過巨人，但自從艾爾頓·摩斯死後，她就經常在有關飛螳防禦策略的文章中看見這種步行機甲的身影。她是看過圖片，但沒有任何一張圖片能帶來這種震撼。

蕭將平常的雙管滑膛機關砲換成了格林式鏈砲，裝置在關節可動並加裝怪手的手臂上。莉恩感覺它們在對付空中單位時會很有用處。他還加裝了一對應急用的地球聯合理事會製的飛彈架。至於胯部的制式回轉機關槍，蕭不知道從哪裡搞來了——

見鬼了，那是從亡靈戰機上拆下來的爆裂雷射！他是怎麼讓這玩意運作起來的？

但在她來得及發問之前，蕭的巨人已經衝出停機棚，用全速朝她的鎮上邁進。

該死！莉恩在心裡想，然後跑向巡邏車。

* * *

蕭顯然不是遵守速限的乖寶寶，因為莉恩被迫為他一路開道，直到城鎮中心為止，感覺那輛精緻的小巡邏車（打造得漂漂亮亮的來配合比較溫和的世界）用驚人的速度顫動並發出哀鳴。

但莉恩和哈士欽平安無事地抵達終點。他們及時趕到，看著蕭鏗鏘鏘地來到市政廳，剛好看見他按下喇叭。這喇叭原本的用處是在戰鬥時吸引敵人注意的，而不是用來打破沙漠中一個度假小鎮的寧靜。

人們從大廳中跑出來，圍繞有著整潔圍牆的溫泉中心和網球場的圍籬。市議員、憂慮的市民，各式各樣的遊客，全都擠在綠色中心。許多人像是被這陣騷動給激怒了。有些則只是好奇。

蕭從機具裡跳了出來，開始說話。

「我的名字，」他說，「叫布瑞格·蕭。我是個飛螳獵人。我曾經親手摧毀超過三十座的螺旋塔，參與過的更是超過好幾百座。只要你們願意，我會幫你們解決這個飛螳問題。」

群眾竊竊私語。

「我們怎麼知道你的話是真的？」有人大喊。

「你們可以等工作完成了才付我錢。也可以找任何人來監督執行過程。」

群眾的私語聲變得更大了，這次顯得比較滿意。其中一名市議員開口了。

「你能很快消滅這些生物嗎？」

「我可能需要一個星期的時間來找到你們螺旋塔的位置——」

「不需要那麼長的時間！」

所有人都轉頭看去，張伯倫正好推了推掛在他鼻子上的眼鏡（真的假的？）並繼續說：

「你不需要一個星期。我在峽谷裡裝置了儀器，記錄飛螳的飛行模式。我已經定位出一個可能的棲息範圍。」

蕭張大眼睛，驚訝於自己的話被打斷，艱難地找尋話聲的來源。

「我的意思是，」張伯倫做出結論，「我可以帶你過去螺旋塔。」

「太完美了！你可以帶我們自治聯盟的飛螳專家去解決我們的小問題！」哈士欽滿臉喜悅。
既然市議員都認可，他就沒什麼好擔心的了，莉恩這樣想。

蕭發出一種類似「嘖！」的不耐煩聲音。但在他來得及拒絕之前，莉恩聽見自己說話了……

「還有我。」

* * *

「但是，為什麼？！」

莉恩本來打賭賈斯伯會反對，但現在她欠自己一瓶啤酒了。

男孩探出紅紅的蘋果臉看著她。賈斯伯看起來有點像莉塔，但舉止完全就是個小莉恩，她就像在鏡子中看自己一樣。這讓當時的莉恩有些又驚又喜。

「要是這個叫蕭的傢伙沒有真本事，得有個本地人去看看我們面對的是什麼，並隨時準備好為這個鎮做困難的決定，小鬼。」

「但為什麼必須是妳？」賈斯伯問。

莉恩嘆了口氣，伸手摟著男孩的肩膀側面，帶了點「跟我一起走走」的意味。這個姿勢，莉恩的父親曾對她做過好幾百次。她深呼吸一口，緩緩地吐氣。

「因為這是我的鎮。」

* * *

「我們應該一起過去。」莉塔埋怨著。「莉莉二人組踢扁異形的屁股！」

「莉塔，」莉恩說，「想想如果有一隻那種東西跑進鎮上該怎麼辦。只要一隻。妳真的希望讓基斯來當鎮上唯一的專業執法人員？」

莉恩試著開玩笑帶過，但莉塔無動於衷地盯著她的雙眼。

「莉……如果妳死在那裡……我會殺了妳。」

莉恩微笑了。「多小心。」

* * *

隔天傍晚，當莉恩開著那輛破舊的裝甲車出現，張伯倫已經整好行囊。傍晚時，蕭和張伯倫花了一些時間，將實驗室莢艙放上電蠅拍一號，放在位於機體尾端、飛彈下後方的位置。這是比較不容易受傷害的地方。放在那裡的莢艙看去就像巨人的背包一樣。小小的活動科學座椅。

「這鬼東西還是會降低我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前進速度，」蕭咕噥著。

「讓操作控制系統在我們行進時，將你那個飛彈迴轉座的能量調換百分之二十過來。那樣不會干擾駕駛的行動鏈。你可以一看到螺旋塔就把我丟掉，恢復所有的戰鬥能力。」張伯倫這樣建議。

蕭挑起了一邊的眉毛。「這辦法可行。」

「早啊，小子們。」莉恩說。「準備好上路了嗎？」

「我比較懷疑妳準備好了嗎，警長。」蕭用陰惻惻的口氣說。當他爬上駕駛座時，莉恩看見張伯倫翻了翻眼睛。

很快地，這奇妙的三人組啟程進入沙漠。莉恩的裝甲車尾隨那有著奇妙裝扮的巨人，準備迎接一場混亂激烈的戰鬥。

* * *

「實際上，這是我的第二個學位。第一個是有機化學，接著就很自然地轉移到外星生物學。你知道的，一個科學家想在克普魯區做點貢獻，從事和戰爭有關的事業是最好的方法。」

莉恩微笑聽著張伯倫在通訊畫面上閒聊。

「博士，我得問：他們到底為什麼把你派來這裡？如果你想要觀察飛螳的習性，我們已經有半個星區陷入戰火。和那種相比，我們的問題簡直只是個蟻丘。」

「是教授，」張伯倫用鼻子哼了一聲。「是我自己要求的。我相信妳們的螺旋塔可能是最有機會找到我想要的大魚的地方。」

「等等，再說詳細點。」莉恩嘆了口氣。

「怎麼說呢，妳知道蟲族擁有很大的彈性；牠們的基因碼比較像是指導原則，而不是律法，如果妳懂我意思的話……」

「說得通俗淺白一點，我看看能不能弄懂。」莉恩開著玩笑。她就是忍不住要戲弄他。

「喔！呃……抱歉。總之……飛螳是蟲族中彈性最強の子種族。可獨自飛行在宇宙真空中；或是用演化過的生殖系統作為攻擊武器……我們對飛螳演化出的驚異特質一無所知。」

也讓牠們無比危險，我們明白，莉恩心裡想著。

張伯倫繼續說，「飛螳還發展出一種特質，就是對同巢夥伴體內腐蝕性血液的自然忍受力。牠們在螺旋塔中住得這麼近，妳能想像你身邊的小兄弟一被紙割傷，妳就有可能被腐蝕分解的感覺嗎？這是行不通的。」

莉恩對張伯倫講到他專業領域時顯現的熱忱感到印象深刻。*其實還挺可愛的*，她想，*如果他講的不是會發射炸彈寄生蟲、體內流滿酸液的殘忍飛螳的話。*

「飛螳演化出的抗性基本上只針對中度侵蝕。」他繼續說，「但牠們始終沒培養出有效的方式去抵抗死亡和解體時產生的酸液侵蝕。主要牠們活得不夠久，來不及建立這種抗性。」

「為什麼？」莉恩問。

「因為大部分飛螳很難得表現出自保的傾向。牠們天生就不懂得保護自己的生命。牠們的生存本能是保護螺旋塔。但偶爾，我是說幾百萬分之一的那種偶爾，某隻飛螳會擁有那樣的本能。這些飛螳的壽命會比平均多出好幾年。我的理論是，只要有足夠的時間，一隻活得夠久的飛螳會發展出足夠的抗性去承受牠們同類的酸液，組織也不會在暴力死亡後分解。我把這個稱為『狡詐飛螳理論』……我的大魚。」

「你覺得我們的螺旋塔有機會培育出這種飛螳？」莉恩問。

「偏遠的衛星，非戰略性感染，大量的食物……自治聯盟摧毀了丘司上僅有的兩座蟲巢，但這些飛螳成功找到這座隱密的螺旋塔，更設法避過了三次掃蕩行動的注意。牠們是很好的候選人。這個地區的自然地理——你們的這些懸崖臺地，讓牠們可以比較輕易地避過偵測。這就是飛螳可以存活，甚至茁壯的環境，更能讓牠們學會保持低調，維持巢穴不被發現！」

「你真的相信牠們有足夠的智識去理解這一切？」莉恩問。

「牠們這麼令人著迷的原因之一，警長，就是很難真正確定牠們知道什麼或不知道什麼。」張伯倫咧嘴笑著。

「聽聽你們兩個。」蕭很久沒有說話，莉恩幾乎忘記他還在了。他插話之後，莉恩就可以在通訊畫面看見他那張譏笑的臉。駕駛艙的微型廣角相機把他的疤痕強調得特別怪異。

「妳們以為自己在參加什麼田野調查啊？妳們以為可以給自己打包一隻飛螳回家，用大頭針和棉花釘在小標本盒子裡？」他的話裡充滿了嘲諷。「飛螳的本質只有一個：殺手。牠們是惡魔在這個世界，或其他世界，所創造出最骯髒、最致命的野獸。牠們全身上下沒有一個地方不是殺人的武器！」

「正是因為這樣，研究牠們才是這麼重要的工作！」張伯倫立刻反駁，「我們對這些生物的理解越深，就更能面對牠們時保護自己。若我們做得對，下一個面對蟲族滋生問題的城鎮就能少犧牲幾條生命——」

「安靜！兩個都安靜！」蕭瞬間轉移了注意力，進入絕對的專注狀態。他關掉了巨人的引擎，莉恩也意識到事態不對勁，立即切斷裝甲車的動力。

「什麼！？發生什麼事？」張伯倫問。

「閉嘴，張開眼睛看！」蕭低吼。「在懸崖的上面……」

蕭在控制台上敲擊著，一秒後，一個導航點出現在莉恩的銀幕上。她拉出一組雙筒望遠鏡，觀察蕭指出的那個地點。

三隻飛螳緊緊攫著一隻巨大的鬣豬，貪婪地吸食牠的生命。現在，莉恩能聽見牠的尖叫了，高聲、尖銳，令人發寒。莉恩曾親手狩獵過不少鬣豬，牠們是有著犀牛體型的健壯、凶惡野獸，能在見到你的瞬間讓你肚破腸流。但突然間，她彷彿能感同身受這頭野獸的痛苦。

「看到了嗎？」張伯倫低聲說。「這些飛螳肯定非常需要液體食物，因為在蟲族最初蔓延時，牠們可以享用蟲巢的共生式營養有機體，或者說『蟲苔』，但現在那些蟲苔現在已經乾枯到剩下沒——」

電蠅拍一號突然動了起來。莉恩聽見張伯倫發出「呃！」的聲音，然後看到蕭朝山脊的方向衝去。

那些飛螳尖叫著振翅起飛。莉恩是第一次聽見這種聲音，傳說中飛螳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嘯。尖叫螳螂在承受強制演化後，被蟲族竊據的那種尖嘯。莉恩發現這聲音甚至能直接傳進她的骨子裡。

「嗒味哩——哩！嗒味哩——哩！」

這不是該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聲音，莉恩想著。這是該遭天譴的物種才會擁有的聲音。飛螳們盤旋了一次，然後筆直飛向電蠅拍一號，牠們搖擺的產卵器因為準備射出成群的刃蟲而波動起伏。有一瞬間，莉恩懷疑蕭是不是失去理智，準備跑過去毀滅自己——

然後莉恩聽見蕭的鏈砲轉動了起來。第一隻飛螳隨著一陣細微酸液的雨點，墜落在二十公尺外的地面。莉恩能聽到酸血滴在地上時發出的滋滋聲。

其他兩隻緊跟在蕭和電蠅拍一號後面。蕭第二次開火，正面射向從這群野獸體內射出的汗穢刃蟲。刃蟲在呼嘯的子彈間爆裂，發出嘶聲。莉恩的胃不自主地抽痛了一下。

第二隻飛螳來到巨人身邊，有力的下顎和銳利的鉤刺逼近蕭的控制座。莉恩聽到視訊螢幕上的蕭發出怒吼，並看著他透過操作將鏈砲往後狠揮，猛烈的反手拍正好將那隻飛螳打向地面……直朝她飛來。

那隻飛螳用長有倒鉤的翅膀抓住地面，讓身子停了下來，再次飛入空中。這一次，牠圓珠般的異形之眼盯上了莉恩！

網路上大部分資料都是從空中拍到飛螳的形象，包括各種模糊粗糙的文檔照片和軍事訓練影片。你可以感覺到翅膀拍打時的混亂，和下半身的扭動。當然，莉恩也看過飛螳的解剖圖片。但這是莉恩第一次近距離看見從空中襲來的飛螳，下顎的利牙摩擦著，翅膀劃過空氣。

恐懼和嫌惡感同時充滿了莉恩的身體。在她心裡深處，微小的靈長類直覺向她呼喊。跑！那聲音吶喊著。快跑，否則妳肯定會死！這種感覺流遍她的全身，有一瞬間，她的手顫抖地伸向倒車控制器——

然後她聽見蕭的聲音在視訊螢幕上響起。

「哈哈！你們這些狗娘養的，下地獄去吧你們！」畫面上的他口沫橫飛，還狠狠啐了一口。莉恩從恍惚中驚醒，抓起她父親的老 AGR-14，探出身子，朝前方的飛螳發射了三輪子彈。飛螳尖叫著，莉恩看見酸血飛濺到裝甲車的頂部，在金屬上燒出微小的孔洞。

這時候，蕭已經處決了第三隻的飛螳，轉向莉恩，抓住第二隻飛螳的尾巴，將牠重重踩進一顆突出的巨石。

「假如你夠聰明，知道接著要發生什麼事就好了。」蕭低吼著，然後一槍轟在那飛螳的臉上……

……然後在牠背後的石頭上轟出一個被酸蝕的大洞。

這傢伙相當享受他的工作。她看著他發出勝利怒吼時聚集在他嘴角的唾沫。也許太享受了。

骯髒的腐蝕體液開始匯聚，土壤開始起泡。蕭咯咯地笑著，將一顆子彈打進一隻活過屠殺的可悲刃蟲體內。在視訊螢幕上，莉恩看見蕭扭頭看向張伯倫。「如何，教授，剛剛的『犧牲生命』感覺怎麼樣啊？」

* * *

到了下午，莉恩開始變得不耐煩。他們又遇見兩群狩獵的飛螳，一次兩隻和另一次六隻的隊伍。每一次，蕭都會逕自挑釁那些飛螳，像著了魔一樣笑著屠殺牠們。

「蕭！」等到蕭用安裝在巨人胯部的雷射轟死最後一隻蟲族時，莉恩對著視訊螢幕大吼。
我的老天爺啊！

「什麼事，小妞？」

莉恩無視了他的用詞。「就連我也可以拿起我老爸的老 AGR-14，過來這裡射死那些飛螳。但根據我的理解，你是來這裡替我們除掉螺旋塔的。」

「我們可是在按照你們寶貝科學家指的路在走喔。」蕭嬉皮笑臉地說。

「方向是正確的。如果牠們不在一公里外的那個高臺上，我就把我的學位證書撕爛！」張伯倫越來越暴躁地說。「而且，殺死任何一隻都有意義。牠們肯定沒在繁衍，牠們需要有蟲巢才行。」

獵人往那座山脊推進。當他們終於登頂，莉恩能看到那廣闊的峽谷和坐落其中宛如巨大桌面的方山。

「哇！」張伯倫說，在這壯麗的景觀面前，他的暴躁被一掃而空。

「那是鐵砧岩。」莉恩解說著。「丘司的第一批居民是一百多年前一批主張回歸大地的自治團體。他們自稱為「橘九十」——儘管他們大約有兩百多個人。他們認為這塊巨岩是某種進行靈魂之旅的聖地。據我所知，自從我十七歲那時的百年紀念式後，就再也沒有人來過這裡——」

「看！」張伯倫大喊。蕭朝左方的山丘下傾斜身子，莉恩則抽出雙筒望遠鏡跟著看去……就在那峽谷的底部，隱藏在方山的陰影下……那座螺旋塔就在那兒。

那座塔遠比莉恩想像的還要大、還要噁心。一根軟骨組織構成的爪狀支柱，直徑有莉恩小時候在圖鑑上看過的紅木杉那麼粗。這支柱頂著一個脈動的膜囊，頂部還有個緩緩呼吸的圓形通氣口。

簡直像惡魔的屁眼一樣，莉恩心想，彷彿聽見父親的聲音在她腦中響起。*還是個超大的屁眼。*

鐵砧岩突出的崖頂上全都是沙沙作響的翅膀和產卵器——莉恩算不出到底有多少。接著，跟隨著統御蟲群的難解韻律，蟲群起飛了。

天上到處都是飛螳，翅膀拍擊、利齒摩擦的尖銳雜音夾雜突起尖刺的撞擊聲。牠們填滿了天空，形成令人恐怖的死亡之雲，尖嘯著「嗒咩哩——哩！」。來受死吧。

當那令人絕望的龐大蟲群再次停靠在螺旋塔周邊，莉恩心中這樣想：*我們需要更多的巨人了。*

「我想過或許會是這種情況，」張伯倫低聲說。「妳的鐵砧岩四周可能蘊含礦點，能發揮老式隱形機具用的那種鐵球漆的效果，混淆雷達的影像。怪不得人造衛星掃描從來沒能抓到這座螺旋塔。難怪你們的掃蕩部隊會漏掉它！這些飛螳可能是被它的棲息功能給吸引過來，但牠們很好運的找到一個最完美的藏身地。」

「或許根本跟運氣無關。或許牠們有意想要躲避你的衛星，」莉恩低聲地說。

「不、不。飛螳沒辦法理解雷達成像這麼複雜的概念。」張伯倫回答。

「我以為你說過很難確定牠們知道什麼又不知道什麼。」

張伯倫沒有回話，只是瞪著那龐大的蟲群，直到蕭咕噥著說，「好了，張伯倫，把你的屁股從我的背上挪開，和小妞警長一起待在裝甲車裡。我們要把這些過度繁殖的黑蒼蠅送回地獄去。」

* * *

半小時之後，莉恩和張伯倫用高速橫向開過螺旋塔，進行轟炸。「盡量騷擾那該死的東西，」蕭告訴他們。「用妳們那輛鐵桶在螺旋塔旁邊大肆敲打。盡全力製造噪音，然後一直往前開！」

莉恩和他爭論過。儘管蕭的巨人全身上下武裝到極致，仍然不可能有辦法摧毀那巨大的螺旋塔。

「不懂的事就別管，」他大吼回去。「要打倒牠們並不是那麼困難的事……只要那些醜陋的怪物不在家……」

現在，當莉恩加速的時候，那輛老裝甲車震動並搖晃著，但終究還保持完整。張伯倫就在後面，調整著他堅持裝上車來的那一大台笨重的科技玩意。

「那是什麼玩意，大博士？！」莉恩迎著風大喊。

「合成費洛蒙散佈工具。超過心靈控制的距離後，我相信飛螳用氣味來溝通，包含數種不同的麝香。我一直在收集和尋找樣本。如果我們遇上麻煩，我可以散佈這些氣味來讓牠們撤離。這種味道是模仿蟲巢產生的分泌物來設計的！」

莉恩皺起鼻子。噁心極了。「你經常用這玩意嗎？」她抱怨著。

「沒用過！」他自豪地笑著。「上禮拜才搞定整個配方！等不及要看它的效果了！」

棒極了。莉恩眯了眯眼睛，轉去處理更急迫的任務。

計畫很簡單。莉恩和張伯倫用高速狂飆，將那群飛螳引開螺旋塔。這應該能讓蕭有機會駕駛電蠅拍一號切入，在螺旋塔頂部的通氣孔安放炸彈。炸彈炸掉螺旋塔，然後趁蟲群回頭攻擊而群聚在一起時屠殺牠們。

「如果你能讓那群雜種聚集在一起，你就贏了。」蕭這樣告訴她們。「就像時針分針一樣按部就班。」

莉恩希望他真的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否則，她可是得拖著一大群暴怒的飛螳穿過沙漠，直到她的燃料耗盡為止。

當他們開上峽谷的地面，也離螺旋塔越來越近。

「喔天啊，」張伯倫說，「近距離看可真的是大！」

現實的情況遠遠超出他的形容。莉恩持續加速，但螺旋塔似乎一點都沒有變近，只是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當裝甲車來到螺旋塔前方。姑且一試吧，莉恩心想，然後按下喇叭。

震耳欲聾的喇叭聲像鐵鎚砸破甜瓜一樣撕裂了沙漠的空氣。蟲群發出雷鳴般的破空聲，紛紛竄入天際。莉恩筆直地開車切過峽谷，瘋狂地加速。

「看啊，看！」張伯倫的喊聲裡帶著不合時宜的雀躍。「就在前面！我說過的狡詐飛螳！快看！」

莉恩冒險轉頭看了一眼。看到那滿天的振動翅膀和卡嗒作響的身軀。*這是個壞主意*，她想，*真是壞主意*。

但張伯倫十分堅持。「看，就在那裡！看到牠下顎的那些傷疤了嗎？看見那下腹部上有多少擦痕了嗎？就在那裡！」

莉恩又偷偷看了一眼。天啊，他是對的。多麼醜陋的一隻雜種。莉恩從沒想過飛螳還能長得比原本的樣子更醜陋，但前面那隻滿身疤痕的怪物打破了這個論點。牠領導著數量龐大的飛螳，就像雁行陣中的領頭雁一樣。

在山脊上，蕭發動了電蠅拍一號，朝毫無防備的巨大螺旋塔衝去。莉恩從視訊螢幕上看見他，臉上的邪笑就像他的手摸到了大學舞伴的屁股上一樣。

「有什麼不對勁！妳看全身是疤的那隻！」張伯倫大喊。莉恩回頭看去。牠突然拔高身形，轉身向來處飛去。整個飛螳群就好像從煙囪冒出的煙柱一樣跟著牠轉變了方向。

「牠們沒有跟上，」莉恩喃喃地說，「蕭！牠們不追我們了！」

張伯倫倒抽了一口氣。「他沒有時間裝好炸彈！看！牠們要飛回螺旋塔反擊他！」

莉恩聽見蕭在飛螳群返回螺旋塔時咒罵著。那些飛螳在電蠅拍一號有機會抵達螺旋塔之前先一步回防，群聚的隊形分散開來，化身成一片盤旋的恐怖之雲。

莉恩看著蕭被迫全速回轉，往身後胡亂發射著飛彈，攻擊少數幾隻追上的飛螳。

好吧，莉恩想，這真是糟透了。

* * *

那天晚上，他們在鐵砧岩一公里外的一個小洞穴口扎營。莉恩檢查了裝備，並在裝甲車置物箱裡的 AGG-12 榴彈發射器上多花了點時間。這也是老爸的，就像我所有的槍一樣，莉恩心想。把這傢伙帶來完全是一時的突發奇想。這該死的東西裡面只剩下一顆榴彈了。但此時不用，更待何時？

她拿了一個裡面裝有美味義式濃菜湯的燜燒鍋，湯是莉塔和賈斯伯做的，用蕭放在電蠅拍一號上的軍用電熱器加熱。濃湯開始冒泡時，他們聚集在那微小的熱光旁，烤著凍僵的手指。

自從計畫失敗，蕭就相當沉默，現在的他也很沉默，盯著前方不遠處。

濃湯熱好時，他們只是坐著。不久之後，張伯倫自言自語地說，「等等……」並開始翻找他的工具袋。經過一陣翻箱倒櫃，他拿出一個瓶子，扭開瓶蓋，然後仰頭灌了一口。

「我放假時在希羅那裡待過……可以說是那個地區裡最好的，我是說威士忌。」

他將瓶子遞給莉恩。莉恩心裡有股笑意，接過瓶子，往嘴裡倒了一口。希羅威士忌那滑順、溫熱的燒灼感在她舌頭上擴散，滲透她的身體，祛除了夜晚沙漠的寒氣。莉恩看著蕭，將酒瓶遞給他。

蕭打量了瓶子一會兒，似乎做了某種決定。他伸出手，接過威士忌，就著瓶口聞了聞，然後啜飲一口。

「你們今天做得很好，你們兩個都是。有什麼東西在他們後面搞鬼，那不是你們的錯。並不是永遠都能判斷出牠們行動的根據是什麼。」他又喝了一口酒，把瓶子遞回給張伯倫。他接著說：「飛螳天生就是瘋狂。為了食物瘋狂，為了擴張瘋狂，為了鮮血瘋狂。飛螳能在兩公里外聞到風中傳來一滴血的氣味。」

莉恩又從張伯倫手中接過瓶子，但她沒有喝。加熱線圈的熱光在蕭的兩眼深處燃燒。彷彿那灼熱的光點來自於他的體內一樣。

「某種層面上，那種瘋狂讓牠們和我們很像。我們得……利用牠們想要的東西。拿給讓牠們看，讓牠們聞。那會讓牠們互扯後腿。牠們就是那麼瘋狂又愚蠢。那就是把牠們一網打盡的機會。」

莉恩啜了口威士忌，感覺到一股不自主的寒意沿著脊骨上竄。張伯倫艱難地清了清喉嚨。「你——你是怎麼知道這麼多關於牠們的事？我是說，呃，希格斯—戴維斯的暴怒行為模式理論不是隨便哪個人能知道的……我的幾個同事有可能知道……或是……軍人……那些……你知道的……」

蕭接回酒瓶時沉默了一會兒。

「當瑪而·薩拉面臨毀滅……神族的陰影籠罩被轟炸成巨大玻璃塊的喬·薩拉，並轉向她的姊妹地。那時候，情勢十分危急，行星開始撤離行動。你們兩個肯定在全像影片之類的地方看過這件事。」

說完他喝了一口酒；不再是嘗試性的啜飲，而是豪飲了一口。

「我是印第安那號，一艘一千兩百人的戰巡艦上的士官長。我們沒日沒夜地趕過去協助撤離，根本沒有好好補給的時間，也來不及重新裝載武器，只能一邊祈禱一邊走進那巨大的錫罐。」

「你在印第安那號上？！」張伯倫驚叫。莉恩用手肘頂了頂他。

「我們接了四千多名殖民地平民，拼老命前往撤離點，等著隨時有可能刺穿我們的神族電漿加農砲。但那時候，我們還不太了解蟲族，不知道牠們有這麼多變化，不知道牠們有些能像在大氣中一樣在太空環境中飛行。」

沙漠的寧靜變得越來越沈重。莉恩能聽到蕭的呼吸，還有張伯倫和她自己的呼吸聲。在這麼安靜的地方，那聲音顯得異常潮溼、喧噪。

「那一天，五千個人離開瑪而·薩拉。五千人哭喊……當我們撞上那片飛蝗之海。」

他深深顫抖著吐出一口氣，再次讓莉恩想起他父親的鏈鋸撕裂聲。從灌木林的深處傳來，燃油耗盡時的鏈鋸聲。

「四天之後，我們其中六十三個人乘坐的逃生艙被人救起。」

「幸運的六十三人。」張伯倫補充說，沈重點點頭。

「幸運。」蕭笑了一聲。聲音裡充滿了陰鬱。「幸運。」

* * *

莉恩夢見賈斯伯尖叫著。她不停地跑著，獵殺著，試著找到他。他在尖叫！尖叫——

尖叫聲是真的，只不過不是——不是賈斯伯……

莉恩的眼睛猛然睜開，在清晨的天空中看見拍打的翅膀。那些翅膀拍打著，快速逼近。她撲向她父親的 AGR-14。她看見蕭爬向電蠅拍一號的駕駛艙，看見張伯倫站著張大了嘴。

「進來！」她吼叫著，抓住他的夾克，用力過猛地將他扯進裝甲車，轉身向最先飛進範圍的一隻飛螳發射一整排子彈，並在聽見蕭的鏈砲發出怒吼時禱告著。

* * *

這次攻擊總共有十三隻飛螳，他們很幸運，沒有更多前來的飛螳。莉恩想到那怕漏掉一隻跑回鎮上會發生什麼事，她就不由得愁眉不展。

把前九隻從天上打下來很簡單，接著兩隻死在雷射砲火底下，但牠們靠得太近，沒辦法使用飛彈攻擊，最後兩隻對電蠅拍一號展開近距攻擊。在蕭來得及打下牠們並請他們吃子彈之前，兩個飛彈架就被撕成了碎片。

爭議就這樣產生了。

「牠們在獵殺我們，蕭！牠們在獵殺我們！」莉恩用最快的速度將她的裝備放上裝甲車。他們這樣做真是愚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趕快回到鎮上，開始疏散行動，帶人們到安全的地方，她這樣想著。然後，如果我夠他媽幸運，看到一萬名難民出現在他家門口應該能讓史威開始做點事情。

「牠們當然會獵殺！獵殺是飛螳的天性！」蕭低吼著，將飛彈架的殘骸扯下電蠅拍一號。

「以兩隻或五隻或六隻的隊伍！像你昨天殺死的那些一樣！」莉恩大吼。「牠們這是在專門獵殺我們，我們得回到鎮上保護我的人民！」

「我以為我告訴過妳，不懂的事就別管，警長！」蕭咆哮著。

「我懂的事情就是我不會拿我人民的生命去賭骰子，只為了讓你在這裡四處晃盪，玩你的士兵遊戲，直到某隻那種畜生成功把我們幹掉為止！我們要回去——」

蕭射擊了她的履帶。一分鐘之前，莉恩還在整理一台完好的裝甲車，一台她細心打理、重建並熱愛著的裝甲車，她還要用這車子來回家，並拯救莉塔、賈斯伯、貝利醫生和其他所有人。而下一分鐘，她只是在將她的物品裝進一塊無用的廢鐵。蕭用他那該死的胯下雷射把她的履帶給轟爛了。

「你是個瘋子。你是他媽的瘋子，你會把我們都害死的！」莉恩破口大罵。

「今天要死的只有那些蟲子！我曾經把上百座螺旋塔給轟上天，我還會再轟爛另外一百座。當我們看著那噁心膿塊倒到地上去時，妳會感謝我的，小妞，為了我有膽子做妳們沒膽子做的事。現在快給我爬進車裡去……我來拖妳們。」

* * *

就這樣，莉恩發現自己又是在山脊上，看著蕭準備另一次的突襲。他將裝甲車拖到山脊頂上，靠在陡峭河谷旁的幾個可當掩護的岩石上。莉恩跟著過來，是因為步行穿過沙漠得要三天時間，她的身上不可能裝下那麼多水……她能夠有什麼選擇？

自從早上的襲擊之後，張伯倫就沒有說話。現在也是一樣，坐在車蓋上咬著指甲。這時候，蕭正在佈置他的誘餌：一個便宜的小型機器滑翔翼，上面裝著唬人的噪音裝置。

莉恩幾乎沒有時間思考。*誘餌？這該死的傢伙有誘餌，而他昨天竟然派我們去吸引那群飛螳。*但接著，整個情勢都亂套了。

飛螳群往誘餌追了一陣子，但一旦蕭開始往螺旋塔前進，飛螳聚集成烏雲就明確地分成三路，朝他們攻擊。

*是鉗型攻擊。牠們竟然還會包抄！*莉恩這樣想，同時聽到張伯倫驚訝地吸了口氣。

蕭把所有武器都丟出去了。鏈砲重擊著，雷射切割著，將成打的飛螳從空中射了下來。但每射下一隻，就有另外一打尖嘯著朝他飛來。

「他會被牠們殺死的！」張伯倫急切地大喊。「我們得——我們得做點什麼！我的裝置——」

他在他的裝備裡翻找著，取出一個沙灘球大小的簡陋機械裝置。「拜託，幫我一下——」張伯倫結結巴巴地說。這時候，飛螳群正撲擊著那台搖晃不穩的巨人，蕭擊落飛螳的速度完全跟不上牠們。噢，該死。莉恩這樣想，抓起那把 AGR-14。

他們延著河谷旁的山脊奔跑，張伯倫擺弄著他的費洛蒙炸彈。讓莉恩驚愕的是，它開始發出高頻的嘈雜悲鳴。

在那個瞬間，三隻飛螳飛上天空，朝她們兩人飛來。

莉恩開火。她撕裂其中一隻飛螳的翅膀，看著牠墜落地面，形成一灘酸液的隕石坑。但其他飛螳很快就盤旋在他們頭頂。

刃蟲像暴雨一樣落在莉恩的前方。她開火，刃蟲扭曲著，像平底鍋裡的爆米花一樣炸開。她感覺酸液爆濺到她左手的三根指頭上，皮肉燒灼並脫落的極度痛苦當下擴散開來。

「我就快——！」張伯倫大喊，接著一隻飛螳撲了過來。

莉恩彷彿在看一場慢動作畫面。張伯倫蹣跚地倒退，試著避開襲擊而來的產卵器。她驚訝地看著他的腳被突出的岩石絆到，看著他失去重心，用人體辦不到的姿勢掛立在半空……
……然後他的身影就消逝在河谷之中。

莉恩尖叫著按下扳機，感覺對那些禽獸的熾烈恨意在胸腔升起。這些可怕的東西不該存在這個世界上！

看著最近一隻飛螳的身體被刺針打成蜂窩而後爆炸，令她有一種滿足感。聽著另一隻被噴濺的酸液擊中並一起掉落也是同樣的滿足。

跑到河谷邊緣時，莉恩能聽見蕭的詛咒聲從遠處的裝甲車視訊螢幕傳來。

「張伯倫！」她嘶聲說。「張伯倫！布萊德！」在底下，他的身體不自然地跌撞了一下，沒有動彈。還不能確定，莉恩想。還不能確定他是不是死了。

她靠著一顆巨石坐下，咬牙忍住尖叫、哭喊的衝動。底下的山谷裡，電蠅拍一號正瘋狂地和那些長滿尖刺翅膀的飛螳搏鬥著，那種瘋狂令人恐懼。蕭不停不停地戰鬥，巨人因為越來越大的重量而腳步蹣跚，無數飛螳爆發出的噁心酸液開始往駕駛座內部滲透，穿透包覆在外層的裝甲，燙傷坐在裡面的蕭。

莉恩心裡清楚他要完蛋了。飛螳的數量實在太多了，他們任何一個都沒辦法對付。她看見「疤煞」在飽受折磨、絕望、衰弱的巨人和被困在裡面的駕駛員上空盤旋。*我什麼時候幫牠取了名字？她呆呆地想著。喔老天，張伯倫的白痴狡猾大魚飛螳要把我們殺光了？*

疤煞俯衝下來。其他飛螳像石子投入池塘的漣漪一樣散開。莉恩看見疤煞將利爪刺入崩潰的裝甲板，並將它撕裂。她看見蕭暴露在他這輩子的夢魘前面。她看見疤子對著蕭的臉發出那鬼魅般的尖嘯，「嗒卡哩——哩！」她感覺從脊柱升起一陣寒意，看著蕭從即將成為他墓碑的駕駛座上將身子前傾，擠空整個肺裡的空氣向那他的行刑者怒吼回去。原始的憎怒之吼。

那是十分勇敢的舉動，而莉恩突然為了這可能會把他們全害死的恐怖、瘋狂戰士，感到一陣基於憐憫和感同身受的深刻痛苦。就在這個同類相惜的瞬間，疤煞將銳利的爪刺插入了蕭的胸口。她聽見了那微弱的衝擊聲，聽見蕭的吼叫中斷成一聲反嘔般的呻吟。她知道那些飛螳瘋狂包圍的不再是個人，而是一具逐漸冷卻的屍體。

她被困住了。唯一能讓我脫身的就是那台巨人。但那上面停滿了飛螳。就算我真的能把牠們趕走，那東西也跛得太厲害，跑不出十步牠們就能追上我。

她手上傳來的灼熱痛苦越來越強烈。莉恩不小心看了一眼，乾嘔了一聲，壓抑著嘔吐的衝動，緊咬嘴唇忍耐那股痛楚。

等待那股噁心感過去後，莉恩盯著那令人憎恨的螺旋塔，和它的後方的鐵砧岩，盯著曾經是蕭的飛螳饗宴。

飛螳的血在與大氣接觸後變得具有高度腐蝕性，這句話在她腦中迴盪。必須利用牠們想要的東西，蕭在營火邊說的話也同時響起。飛螳能在兩公里外聞到風中傳來一滴血的氣味。

莉恩想像過放棄。她想像她那可憐又傻氣的城鎮化成廢墟。她想像當飛螳群吃完鬣豬和詭蝠後轉向西邊覓食時，莉塔和賈斯伯的模樣……

她只有一個選擇，一個根本不算選擇的選擇，但不這樣選擇的結果讓它成為無需考慮的決定。

莉恩痛苦地拖著身子回到裝甲車，在工具包裡翻找出從貝利博士那邊借來的雷射刀。她冒險再次看了左手一眼，發現她的小指、無名指和中指已經變成一灘起泡的廢肉。莉恩咬住她工具包的束繩，將刀子對準壞死的手指。

很快的，她想，就像用繃帶一樣。她的牙齒深深咬進皮質的束帶裡，感覺汗水的小溪從脖子上潺潺流下。一……二……

光束一閃，加上一抹焦味，莉恩快速地用雷射將自己的手指連根切斷。

痛楚像刀子插進腹部一樣穿透她的全身，她的視線裡充滿了瘋狂飛舞的小點。我絕對不能昏倒，她堅定地這樣告訴自己，幾乎把束繩給咬斷，直到意識漸漸回復平靜。

她打開裝甲車的置物廂，取出她父親的那把老舊的 AGG-12 榴彈發射器。她想著裡面僅存的一發制裁者榴彈，運氣好的話，足夠幹掉五隻，或者六隻聚集在一起的飛螳。儘管數量已經被削減，飛螳群大概仍有六十五隻左右。

那顆榴彈至少有二十年歷史了，她向上帝祈禱這個發射器還能使用。

為什麼我從沒想過購買新的榴彈？在她辦公室裡至少有幾千張沒用過的信箋能輕鬆變成多餘的榴彈。只要填張不同的訂購單就好。真的很簡單。她這樣想著。

這樣不妙。開始恍惚了。得專注起來。得專注起來，開始走路。

緩慢而安靜地，莉恩開始順著螺旋塔、破壞的巨人和鐵砧岩的外側走起大圈。她感覺到脖子上的汗水在升起的太陽底下蒸發，她沒有任何保護的皮膚開始嘶嘶作響。

終於，終於啊，她繞到了鐵砧岩的背面。

直到她走到鐵砧岩的底下，她才理解到那東西究竟有多大。大到讓你覺得渺小。大到讓你抬頭時都感到頭暈，就算你沒有剛替自己做截肢手術也一樣。那螺旋塔的大小讓她想起鎮子附近那個讓她頭暈的峽谷峭壁。

我沒辦法爬上這塊石頭，她心想。然後她想起賈斯伯和莉塔，並將她傷殘的手塞進第一道石縫之間。

* * *

當她緩慢而恐懼地爬在那座方山的陡峭壁面上時，太陽照著她的背。我正揸著設計給比我重一倍的男人使用的武器，而我還失去了最有力的三根手指，她想著。對初次攀岩的人來說真是個好的開始。

但她還是爬著。

飛螳們撕裂蕭的碎骨聲和血肉撕裂聲漸漸慢了下來。拜託，小子們，把盤子吃乾淨。我真的不想在像葡萄藤一樣爬在這該死的岩壁上時被飛螳抓到。

爬到半路，地面開始令人暈眩地搖晃起來。莉恩感覺膽汁湧上喉頭。忍耐並沒有意義。她吐了。她知道自己正因為陽光曝曬而暈眩、脫水、瀕死。

但她還是繼續爬著。

終於，莉恩的手拍到了崖頂那平坦、熱如火爐的石頭（天啊，太好了！），過不多久，她的另一隻手也隨後跟上（拉。拉啊！拉上去，用力！）。突然間，她不用再爬了。

莉恩快速地爬著，肚皮朝下，難以站起身子，並在看見地平線時怔住了。她爬到鐵砧岩的邊緣（別往下看！）並小心地用 AGG-12 進行瞄準：從鐵砧轉移到螺旋塔，再從螺旋塔到巨人及蕭的殘骸（別去想！）。

只有一次機會。別搞砸。

忍住另一波噁心，莉恩用牙齒含住她手指的殘餘部位，然後咬了下去。

又是一波穿刺全身般的痛楚，視線像跳舞一樣搖晃了起來。不准昏過去！她對自己大喊。一大口的血液，她自己的血液，噴進了她的嘴裡.....

莉恩嗆咳、喘息著，又哭又笑地將頭探出崖邊.....

.....然後將一抹血霧散佈到風中。

這舉動引起的反應非常驚人，上百對皮質的翅膀竄入空中，發出彷彿磁浮火車經過的聲音。飛螳群圍在疤煞身旁，像蜜蜂一樣成群飛向莉恩。她將榴彈發射器抓近身邊.....

再等一下.....

那群怪物發出源自於尖叫螳螂的尖嘯，刺激著莉恩的內臟。五十多隻飛螳正筆直朝她飛來。「嗒咩哩—哩！嗒咩哩—哩！」她的每一根神經似乎都在懇求她快逃。

再等一下！

牠們正在逼近！距離縮短了一半！又縮短一半！眾多翅膀形成的烏雲專注於單一的目的，追逐著單一的目標，整群的蟲族生物彷彿結合成同一個體般行動著.....

那些飛螳聚集在一起了。在空中形成一個醜陋的墨點。莉恩凝神看清那個團體，一隻噁心的生物正在前方領頭。一個帶著網絡般疤痕的生物！

莉恩深深吸了口氣，放下她的準星，發射出她唯一的榴彈。

低了。

往下偏得太多，無法擊中那隻混蛋。

甚至低到得無法擊中飛螳群.....

.....但正好足夠劃出（實際上是旋轉出）一道優美的拋物線.....

.....正好射進螺旋塔頂端的通氣口，集結的飛螳群正好就在那通氣口的上方。

瞬息間，螺旋塔和在裡面沈睡的飛螳被炸成酸液，從頂端噴發出來將那整群飛螳淹沒。莉恩聽見牠們夾雜死亡訊息的喊叫，看到身體和翅膀被捲入半空中的劇毒內臟風暴而沸騰。她聞到了那群混蛋死亡的氣味。

要殺死群聚的目標，就是該用擴散式攻擊。

* * *

往下爬的旅程只剩下恍惚的滑落和攀爬記憶。鐵砧岩靠近螺旋塔的那一邊沒有那麼陡峭，但莉恩已經將近昏厥，甚至看見她明知道不可能出現的景象。

她跌跌撞撞地摔過最後幾公尺，到達平地——

——而後她眼前的世界就變得黑暗一片。

* * *

莉恩在巨人跛足的咔嚓！咔嚓！聲中醒來。

這是哪裡？她慢慢地尋思著，腦子漸漸整理好周圍世界的訊息。

當意識回復，莉恩理解到她正窩在實驗室艙裡，被揹在像老火車頭一樣擦嘎作響的電蠅拍一號身上。她的手臂傳來一陣輕微的痛楚。她低頭看去，發現一個點滴裝置正為她的身體補充新的生命力。

「蕭？」她呆滯而遲疑地問，試著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夏隆警長！妳醒了！」這聲音肯定不是蕭的。張伯倫還活著，是他在駕駛巨人。

他的一隻手臂懸吊在身前，只能用一隻手和那不熟悉的控制裝置搏鬥。儘管如此，當他回頭看向莉恩時，臉上依然充滿了自豪。

莉恩向前靠去，看見疤煞的前半身被網綁在底架上。那怪物的內臟有些冒煙，但胸腔結構依舊完整。

「你拿到你的大獎了。你釣到你的大魚了！」

布萊德轉過頭對她微笑，推了推鼻子上爛掉的眼鏡。

「沒錯。」

莉恩從身體深處發出一陣彷彿山澗從河道流出的長笑，彷彿她的身體需要這種方式來表示

「我還活著！」

布萊德也開始笑了起來。

不久之後，電蠅拍一號就走得像個喝過頭的醉漢一般。布萊德捧著自己的手臂哈哈大笑，兩個人就這樣一起長笑不止。

好不容易漸漸止住笑，布萊德鼻子噴著氣說，「在妳炸爛螺旋塔，或者說在妳製造出那巨大的噪音時，我才醒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聲音，直到我從那道山溝爬上來。在尺骨骨折的情況下並不簡單，但我成功了。然後我看見你們兩個，妳和那隻飛螳，就這樣躺在那裡。」

「嗯，布萊德·張伯倫，」莉恩咧嘴而笑，「我的英雄。」

她回頭看向那冒煙的屍體並嘆了口氣。

「看來特研隊是把錢投在正確的科學家身上了。我的意思是，該死，他們弄到了他們想要的玩具，唯一的代價只是我的幾根手指。」

張伯倫停下巨人，回過頭，聳了聳肩。

「我不知道。也許他們該緊張一下。也許他們該付點代價來交換這東西。比如說.....一對神箭手飛彈防禦砲台？」

莉恩看向前方，看著張伯倫臉上頑皮又開心的表情，再次咧嘴笑了起來。

「按你說的辦，教授。你是專家。」

然後他們開始走向回家的方向。